



北望 长城外

张承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中国乡土小说丛书

北望 长城外

张承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ZHONGGUOXIANGTUXIAOSHUO CONGSH
ZHONGGUOXIANGTUXIAOSHUO CONGSH
ZHONGGUOXIANGTUXIAOSHUO CONGSH
ZHONGGUOXIANGTUXIAOSHUO CONGSH
ZHONGGUOXIANGTUXIAOSHUO CONGSH

内 容 简 介

张承志是当今文坛上引人注目的、知名度颇高的青年作家。他继承了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，其作品深沉、浑厚，有着深广的历史内涵和精神美与自然美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。

雄浑苍莽的草原、滚滚的长河落日、云霞明灭的长空、铁灰色的戈壁、深邃的山谷。忧伤深沉的高原古歌，在作者笔下浮现起无以伦比的美妙的旋律。它使人热血沸腾，它使人欲歌欲泣，唤起如此般美好的情感——民族的自尊；对大自然的热爱；对生活的热望和追求。这部小说集气势磅礴、节奏舒缓，文风幽雅，描写了大西北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生活及风情。作品透着作者对那片土地的深情和挚爱，行文壮美，如诗如歌。

北 望 长 城 外

张 承 志

责任编辑 郑电波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235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册 定价3.55元

ISBN7—80538—059—7/I.26

548106



张承志



B659214

作者简介

张承志，回族，原籍山东济南，1948年生于北京。1967年他毕业于清华附中，到内蒙古大草原下乡当了四年牧羊人。1972年进入北大历史系，攻读考古专业，毕业后分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工作。1978年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，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。其后在民族研究所工作。1987年调到中国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任职业作家。

1978年以来他创作诗歌、散文、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多种，其中：《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》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；《黑骏马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；《北方的河》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此外还荣获全国少数民族创作奖2次，刊物奖10次。

1982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1984年当选为第四届作协理事。

目 录

一

北望长城外.....	1
红花蕾.....	21
春天.....	29
戈壁.....	44
顶峰.....	59
亮雪.....	73
黑骏马.....	84

二

残月.....	150
晚潮.....	162
九座宫殿.....	173
终旅.....	193
三叉戈壁.....	211
凝固火焰.....	224
辉煌的波马.....	235
黄泥小屋.....	249

北望长城外

一

若说起“闯关东”这三个字，好象没人不知道。其实，那不过是因为路上有沧海大浪、“天下第一关”等障碍，而使山东人在名气上占了便宜。旧中国，穷地方不止山东一处。甘肃民勤县人闯关西，下新疆；陕西绥德、米脂，还有榆林府人拉骆驼走西口；冀察热坝前人上坝后奔草地，都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。原委不外是荒年灾月，夺路逃生，后来，就渐渐成了一带传统的乡风。穷庄稼汉们仗着铁木泥瓦手艺，硬是敢桦木平车、枣木扁担，装着家伙妻小，穿过夯土坍塌的长城口子，闯到人生语异的关外。而此风最盛的一些县份，便也渐渐地扬起了名声。甘肃有民勤，河北有阳原。在这些县输出的移民中，每三五十年，又总能冒出一些个侠肝义胆、身怀绝技的人物来，众口流传，十分神奇。不过，这些传奇式的人物，和历来文人编排的那些正统传奇人物又大有不同。因为在这些故事中，难得找到蹕房越脊的奇能，名山古刹的修炼和摄人心魄的艳遇。他们是下九流中的土包子，有的只是两膀子棒硬的腱子肉，吼破天的粗嗓门和一个抗饿

的肚子。

在S旗一带，阳原丁二哥，就是这么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。那年我刚从财贸专科学校毕业，分配去S旗工作。一路上，听得“阳原丁二”这个名字，总被那些赶大车的、打井的、做蒙镶的、干泥水活儿的、还有公出的干部、伤了筋骨的病人念叨。打井的说：“算咱爷们倒霉，跟着瞎头儿跑东跑西，一冬一口干井。要能请阳原丁二哥定个井位，嘿！”胳膊脱臼的蒙民说：“走遍全旗也没治好。要是找见阳原丁二哥早就不受这份罪了。”大车把式骂蒙镶银匠：“你砸个小银耳环，坑人家一两银子！真他妈黑心！阳原丁二哥给我小舅子本家的赵四伯打那银铃铛，不要钱还贴了一片银叶子哪！”干部则训斥泥水班头儿：“学学阳原丁二。看人家，连打带踹，轰赶着几十口人象一营兵似的，连礼堂也盖起来一座！不信？不信你去赛淖儿公社看看去！”唉，小地方不出英雄文豪；S旗也不比那湖北省啥啥县的老红区，一县里出了将军几十个，老土农民的泥糊墙上的相片，贴的净是一杠两杠的金肩章。阳原丁二哥心正艺高、是个民间传奇人物，也是S旗的名流。若是能认识认识他，也不枉在大千世界闯荡一回啊。

凑巧，我前去当干事的赛淖儿公社，便是阳原丁二哥的屈尊之地。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，我在赛淖儿干了近十年的干事、秘书、助理。我不单认识了丁二哥，而且蒙他不弃，还得以和他结为毗邻密友，目睹了发生在这个硬汉身上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。

外边对他的传说，总的说来不免有牛皮之嫌。其实，他并没有什么绝招，更没有丁点儿文化。他只有一条，就是会干，肯干。任何又累又脏的营生，一到他手里，马上就冒出无数的讲

究、典故、门道，成了比秀才写字、闺女绣花还有规矩的一套本事。他只要一抓住活计，瘦棱棱的身板立即爆发出极大的劲儿；这股劲儿狠狠地、干净利落地从他手里，更从嘴里那些夹杂着笑话、脏话、怒吼的话语里迸射出来，作用到活儿路上，作用到给他打下手的人们身上。借句文词儿：那可真有点子魅力呐！

比如说，我就亲眼见过他的这么两天一夜：

一九六七年公社盖配种站。房框已然立起，但还缺五张苦顶的条笆。老兽医请来五个柴沟堡北边来闯坝后的编笆匠人。领头的是个黑胡汉子，他伸开五指：“五十块一天。不用下手——祖传手艺，恕不外传。”老兽医忙问几天交活，他说：“芨草笆，活细。七八天吧。”嗨，整个基建队停工，还得一天五十块钱供着他们。当时，我押着几车砌井的石头，来到喇嘛庙背后打井的土坡，顺口把这事说了说。丁二哥斜着眼，听了一会儿，吩咐打井的：“给我再下二尺五。一寸不许多。”说罢，扯着我来到了兽医站。

老兽医正和柴沟堡匠人讨价还价。丁二哥蹲在那帮子乐得自在的基建队里搭话了：“喂，请问老兄，您们几位几天编一张笆？”

“几天？那得看活儿、看料、看饭食、看老天爷赏的脸色儿。这芨草得一根根插，一趟趟编——不象叉腿吹牛皮，比撒泡尿还痛快。”黑胡子出口不逊。

丁二哥站了起来。看得出，他是生气了。他说：“老兄，八成您是看准了我们这儿没笆卖吧？”

那黑胡子更硬：“嫌贵嫌慢，您就另请高明。要不就坐上五天汽车半天火车下柴沟堡买去！谁叫这块宝地光养丫头片子，看不见个能吃能做的男子汉呢！”

丁二哥“唰”地脱光了膀子，大吼起来：“好小子，就凭你这一句话！”他手臂一挥，“给我码草！老子明天不拿出这五块笆给你看，就他妈的撕下这身皮苫房顶！”

刹时间，丁二哥骂着吼着，在草垛泥房框子前疾速地起了五个笆头。吊儿郎当的基建队员们着了魔似的紧张起来，扛的扛，码的码，插的插。五个大地摊上，只见黄黄的芨芨草梢在晃动。下手们在丁二哥的吼叫声中，把一束束草插在茬口子上。丁二哥弯着腰，侧着步，灵巧的手指飞梭似的拨着推着。“他妈的叫你看看山高水深！”一排插齐的草束折了过去，马上又逆转回来：

“奶奶的掰断这些狗脖子！”第二排刚插上的草又嗖嗖地折了过去。老兽医目瞪口呆；五个匠人冷冷瞅着。活儿，愈干愈快，几十个下手也步步加紧。直直立起的草束，风轮般划着弧线，唰唰倒下。在人们忙匆匆的脚下，五截子黄闪闪、光溜溜的芨芨草笆片露出头来。太阳西沉了，镇上传来妇女们吆鸡唤猪的叫声。丁二哥吼道：“没种的回屋搂老婆睡去！阳原丁二这一宿撂在这儿了！”黑胡子一听，变了脸色。眼神一递，五条大汉全溜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五块崭新的芨芨草笆象金黄的粮食囤子一样，笔挺地立成一排。丁二哥推开我的门，挣扎上了炕，瘫软地喘着，眼睛血红血红。“找口饭吃。”他说。我忙给他端出馍馍来。他大口嚼着，胸脯急速地起伏着，好象还在生气。我说：“丁二哥，这么干不行。争那口气，伤了内脏，不值。”他把馍一摔：“我他妈本来只想劝他们压压价，妈的，小子出口伤人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声调黯淡了：“哼，外头还得说我丁二不仗义，摔人家饭碗！”叹口气，他不吃了。

外面人喊：“丁二哥！上井不？给你挖下去了二尺五，一寸不多，一寸不少！”

他浑身一抖擞，眼中又冒出了火。“哎，跟我走一趟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也许有个急事，用着你这大秘书往公社跑。”见他累成这样，我自然不能推辞。

到了井上，打井的那一伙正等着。丁二哥下了井，察看完毕，用手指捏着块料姜石，歪脖想了一阵。他吩咐：“再挖半尺。”大汉小伙们攀绳下井，刨的刨，拽的拽。不一会儿，一些闲不住的嘴又扯起淡话来。“丁二哥，咋没听说你还会编笆呀？”“丁二哥，给哥们露个底，你一共有多少手，还会个啥？”等等。丁二粗声说：“会啥？啥都会！”大伙儿更乐了：“别吹牛，二哥，一丈五深了，咋还是干筒子呀？”丁二哥闻言，直起腰来，象是下了决心：“这井呀，我看不一会儿水就会上去，做饭喂脑袋！”一伙子正巴不得，忙撇了家伙，一面挤着眼，等着看丁二哥的笑话，一面连忙往上爬。

此地时兴冬季打井。用羊粪烧化冻土，慢慢挖。等打透了冰结的水层，就在井筒里砌好井圈，等来春冻解水出。而喇嘛庙一带已经挖过五六个干窟窿，从不见水。今年丁二哥在公社拍了胸脯，说他定个井位，不仅能出水，还能保证今年年内就让水喝进肚。所以，这一阵由我督办石料工具，准备见水抢砌。

饭熟了：小米肉粥。帐篷里一片稀溜声，只有丁二哥心神不宁，端着碗，进进出出。

不一会儿，突然听见他在井场吼起来：“快！快出来！拿绳子！”

跑去一看，我呆了：一丈方圆的井底地面上，正隆起一个锅底般的土包。那土包越鼓越大、越高。鼓包上的土块在噗噗裂响。猛地，那土包碎裂，汹涌的水流冲了出来。只见丁二哥怪叫一声，纵身跳下井去。井上人们也忙提起绳子，把一块块石头吊

下去。丁二哥气喘吁吁地砌着井，放一块石头骂一声娘。这样，他在齐腰的水里站了两个小时，一直等我把柴油抽水机运来。

后来，每当我给别人海哨这两天一夜时，那些人闯江湖的家伙们却大多不信。他们说：“别吹啦，阳原丁二会干活不假，难道还干得成了精？”

不过俗话说得好：墙里开花墙外红。阳原丁二的名声也只是在外头叫得响，在我们赛淖儿公社，人们却对他不大恭敬，习以为常。甚至，似乎人们还有点欺负他。比如说吧，这地方三教九流、蒙汉两族、干部知青，只要觉得肚子饿了，就卡在那母鸡回窝、牛羊入盘、太阳擦山头的时分来到他的两间小土屋里，扯天扯地，扯谁家谁家爱搞破鞋，扯谁家狗崽会抓狐狸，一直扯到了丁二哥搬出一笼热腾腾的小米干饭或是莜面猫耳朵。再有，就是敲着窗框子，直着嗓脖子叫唤：“丁二哥！马绊断啦。您给接上！”

“丁二哥！灶火倒烟，您帮忙盘一个！”事事理所应当，人人心情坦然。

赶上谁家娶媳妇，就更离不开丁二哥了。事先不用请，上房泥，打方砖地，拉水，掌勺——丁二哥全包了。看热闹的还凑趣说：“丁二哥，往后稍着点儿。光棍儿可别往前凑，憋着点劲，别吓着新媳妇！”

人们为什么敢对这么一位名人放肆呢？丁二哥本人心宽意大，处世随和；另外，他阳原老家成份是富农，这一点兴许是个主要原因。从打我来到赛淖儿，他已经常常在时冷时热的运动集会上胸佩白布条儿，听阵子批判。虽说此地乃远离王法的僻远去处，挤在大草地上一片东倒西歪的土屋里的小民们谁也不比谁强哪里去，会议一散，大眼瞪小眼还是这几口子人，人情掺合着立场，抬头见面还是打个招呼，称兄道弟。不过，饿死的叫花子看

不起贼，人们心中总还是悠悠然带着一丝对地富子弟丁二的优越感。

后来，知识青年到了。本来，这伙人是在乡不沾牧主，在镇不沾四类，红红火火搞革命的。可是，在白毛风里骑着马钻进冷清的公社小镇时，人马却空着两个肚子。于是，我隔壁丁二哥的两间半地窝子慢慢就成了他们的堡垒户。

门口的破驴车上常常拴着一排高头大马，丁二哥买的莜面、小米更多了。年轻人，男的来了吃饭过夜；女的呢，轰丁二哥出去，反锁上门，用丁二哥烧的一锅热水仔细地洗拭她们的身子。

小伙子们跟着丁二哥挤在炕头上，不加批判地听他讲古，灌输些个“封资修糟粕”。

“酒是穿肠的毒药，色是刮骨的钢刀，”丁二哥啃上一段，就引上一段典，“这个话是专门说给你们小哥儿几个的。”

“得啦！丁二哥！”小青年们反驳，“你呢？去年冬天打苇子，你干嘛住在达赉家？他家那丫头，嘻……”

丁二哥最听不得这种玩笑。他扯开哑嗓，梆梆拍着胸脯喊：“老子答理她！姥姥的，老子要正眼瞧那些老娘们家一瞧，就不叫阳原丁二！”

“那，丁二哥，你找不找老婆？”

“我找她？！哼！！”也不知那个“她”是谁，他的口气那么恶狠狠的。

通过长年累月的观察和调查，知识青年们渐渐信了。他们发现：丁二确实不沾女人。住在达赉家打苇子，恐怕是因为达赉是牧主，他觉得“比下有余”吧。

难道这浑身是劲、里外是艺的汉子就真的不想女人、不娶媳妇么？以前我也这么胡想过几回。不过事有凑巧，他的这些儿女

轶事，可是让我从头看了一遍。

二

一九七一年秋，北边闹海庙公社苗圃的老徐家放出话风，爱怜丁二哥一身本事，不嫌弃他的富农出身，愿意把年方二九的闺女嫁给他。听说，那闺女又白又俊，性情又好，只是一样缺陷：哑巴。

人们兴奋起来了：老徐头这手够厉害！你丁二再能，可别想娶个囫囵老婆；哑巴再次，可是清白人家黄花闺女。反过来，闺女再好，却是天生缺陷；富农子弟虽臭，却是一县知名的能人。嘿，较上心劲儿啦！风儿愈刮愈盛，众人心里也愈加抓痒。起哄的，出谋划策的，整天围着丁二哥说个不停。

丁二哥却依然嘴硬：“妈的，老子稀罕她！”

众人说：“先别吹牛，明儿个进了老丈人门，还不溜溜的挑水烧火堵鸡窝！”

丁二哥笑骂道：“老子管那些老娘们干的活儿？放屁！”——可骂声里已经透着有点美滋滋的。

果然，丁二哥来找我了。

“给开个信，大文书。”丁二神情认真，“闹海庙老徐家捎信来啦，叫去相亲。我寻思，要是带张公社开的大红印的信……行不行？”

我乐了：“开信好说。只是——丁二哥，用得着吗？帮老丈人勤堵鸡窝，细盘炉灶不就得了！”

丁二急了：“那大红印，那大红印一盖，多……”

我明白他的心思。有公社管一下子，多正派，多显得人是好

人，事是好事，路子光明！我凑劲建议：“丁二哥，再骑上我的大红马，给闹海庙露一露！”

第二天，秋高气爽。草甸子上满洒着日光，金黄灿亮，蓝汪汪的天上云朵白得赛雪。丁二哥翻开箱底，身穿深蓝蒙式羔皮“夹不卡”，头顶三块瓦栽绒帽，脚蹬一对包皮头的大头鞋，跨着我的枣骝马，马褡褙里装了十斤干羊肉条子，三斤九块S旗自产的月饼，朝北边闹海庙公社方向碎步驰去。他挺着脖，挺胸收腹，两腿站在镫子上。三块瓦绒帽耳一掀一掀，汉不汉，蒙不蒙，哈，真是一副阳原人的骑姿！

黑夜。“咚咚”，我被砸门的声音弄醒了：嗨，丁二哥回来了。他显然一点没有睡意，我刨刨碗柜，摸出半瓶宝昌产的“草原牌”白干，听他一五一十地从头汇报一遍。

“……她原来在外当间。一见我来了，扎进里屋再没露。我就瞅了一眼：个头儿倒是不高不矮，脸儿没看清，大辫儿可真是黑……”

我噗哧笑了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忙问：“老丈人呢？没打发你堵鸡窝？”

“哪能。”他一本正经，“三个菜：腌羊肉燉萝卜干，黄花菜溜鸡子儿，蘑菇炒野兔子肉。酒我没多喝。问我生活，我告诉他：不怎么样，不过去年拴了一盘鞍子，今春缝了这件羔皮袍子。他又说，我闺女年轻哩，命苦哩。我告他说：明人不讲暗话，咱成份高，论命强不过你闺女，不过咱两只手干十八路活计，吃喝求不着旁人……”

他滔滔地说着，吱吱地呷着盏里的白酒。我给他斟着酒，睡意朦胧。丁二哥一口干了一盏，眼睛红红的。“我丁二，不比别的阳原乡亲。十三岁哥哥娶了嫂子，受了两年气。十五岁，我踩

踩脚就离乡背井二十年。二十年，守着两间地窝子，挂着一根白布条，干遍了天底下的脏苦累活儿……唉，我他妈还以为，这辈子就抱着自个儿大腿了事哪。”他声音浑浊得很，喉头一下一下地动着。我静静看着他。他抄过瓶子，瓶底朝天倒进杯盏，一仰脖干了。突然，他瞪着醉眼，朝我吼起来：“他奶奶的！说什么这辈子不能打了光棍！”

我有点震惊。

外头夜空上，月明星稀。我摸黑把他的小木门拨开，伺候他睡下。当我正要起身离去时，丁二哥扯住我，沙哑着嗓问：“老弟！听那些青年赤脚医生说，口里扎针扎好了不少哑巴，能喊共产党万岁呢，是么？”

回到屋里，我浮想联翩，一夜未能成寐。我心里有些淡淡的遗憾。丁二哥，这么一位人物，竟要去与一个哑巴成亲啦。唉，看他那神态，这个陌生的哑巴女人给予他的，是多么温暖的憧憬啊。

——可是，连这哑巴也没他的份。

隔了些天，闹海庙老徐家托个知识青年带信来说：“闺女还小，嫁娶事大。婚事还想先搁几年。劳累丁二哥骑马奔波，特捎上月饼两斤……云云

丁二哥不动声色，只是托来人把礼物原封带回。

谁都明白：老谋深算的老徐头思忖再三，最终还是嫌弃丁二哥成分不好，决心好和好散。不过这事，就好比旱天上来了一块黑云彩，风一吹就散了。

时光迅忽，有如白驹过隙。一晃，我已经在赛淖儿和丁二哥为邻七八个年头，并且业已和在D旗文教局工作的一个同学结了婚。丁二哥在一阵子落实“给出路”政策的风中，竟难以置信地

被摘了白布条。我呢，也从公社秘书、文教助理、宣传干事，干到了“再教育”办公室的副主任。

知识青年来如潮，去如水。一九七四年那阵儿，“去”的洪水已成汹涌之势。我每天在兜里放本空白介绍信。知青们来找我，办病退的，我写上“不适合在高寒地区工作”；办困退的，我写上“本公社调查情况属实”。后来，用不着信本子啦，因为一百多名小将中残余下来的这三四个人，大多数也都沾了和丁二哥差不多的光：家庭出身有问题。

最后剩下的一个女青年，叫李莹。不知她爹妈作了多大孽，招工的翻翻她的档案，摇摇头扔在一边；招生的和她面谈一次，也不再打听她。她呢，十天有七天在公社镇上转悠，为自己奔波。因为公社所在的这片地窝子干打垒，可是个政治文化的中心，消息和机会是不会越过公社，先钻到草地上的帐篷里的。而且，往往是一切大小好事，若能经过区、盟、旗县一层层的过滤，剩下一星半点到了公社，也就算到了最末一站。

这李莹来到公社，住在学校的云老师和卫生院的白大姐家，吃喝却一律找丁二哥。因为丁二哥见了她，从来是先端出饭来，而不象别人家，先问句“吃没吃”。哼，吃没吃？谁能腆着脸说出“没吃”二字呢？若是赶上她常借宿的两家来了男客亲戚，她没了去处，晚上就只好来敲丁二哥的门。那时，丁二哥就率领着他约来打牌吹牛的那伙子大车老板子和泥瓦匠，转移到隔壁我屋里，把小屋腾给她。

“丁二哥，这个可比闹海庙那哑巴强哪！”那伙人关上我屋门，一边上炕，一边就胡说上了。

“丁二哥，这就叫时来运转，交了桃花运哪！”

他们当然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人散后，夜里我和丁二哥挤